

武夷新语

以心换心是大智慧

□黄云峰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关于哈尔滨的话题横扫各大热搜榜单,掀起网络狂飙的热潮。羡慕哈尔滨、学习哈尔滨、成为哈尔滨,俨然成了很多地方共同的期待。

于是这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分析哈尔滨出圈的文章铺天盖地。哈尔滨出圈的秘诀是什么?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真诚。及时跟踪舆情动态,认真回应游客呼声。比如,游客下飞机后没地方换衣服,机场设置了更衣室;担心游客在室外冷得受不了,沿街设置了暖房子;中央大街的台阶结冰路滑,铺上了防滑地毯;游客感慨大教堂屋顶缺个蓝月亮,第二天就出现了蓝月亮……一桩桩、一件件,汇成一句话:真诚地服务游客,游客提到的做到了,游客没提到的也主动做了。

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旅游是一

年难得经历几回的大事,花费不少,开心自然要放在第一位。哈尔滨恰恰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坚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让大家玩得开心,回得愉快。

但又必须得说一句,秘诀好找,“抄作业”不容易。前两天,宁夏的媒体也在网上喊话,大意是说宁夏的雪景也很有特色,不比哈尔滨差。尴尬的是,语音才落,自家的网友就在留言区拆起了台。大家纷纷吐槽物价贵,景点敷衍,商家黑心,担心游客来了无良商家会变本加厉。显然,自家人不认可,更不可能赢得外地游客的心。

从来没有突如其来“泼天富贵”,所有的成功其实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再回头看哈尔滨的出圈,诱因是去年12月18日冰雪大世界开园第一天就遭遇的退票事件。在这波舆情中,景区诚恳认错,无差别退票,甚至成了第一个被

游客“宰”的景区,于是迅速赢得了网友们的同情,口碑彻底扭转。期间的反转看似偶然,其实与多重因素有关。首先,哈尔滨十年如一日举办冰雪旅游节,冰雪大世界旅游品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口碑。其次,哈尔滨物价便宜,消费低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后,当地政府、企业和群众真心实意支持旅游产业,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宁愿吃点亏也绝不护犊子,更不怕丢面子。

学习哈尔滨,要学的就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待客之道。面对天南海北的游客,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能不能捺住大捞一笔的冲动?站在商家的角度看,旅游做的是一次性生意,能捞一笔是一笔。这也是景区宰客现象多发的重要原因。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就必须始终站在游客的立场看待问题,加强管理,遇到问题后将心比心,不推诿塞责,不无

动于衷。旅游业牵扯到衣食住行等方面面,涉及的从业人员众多,很容易引发问题,一个环节没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引发巨大舆情,导致前功尽弃。由此可见,相关部门还必须做好脚踏实地长期坚持的准备。在游客还没来之前,就应该学会站在游客的立场想问题、做准备,提前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发动群众共同呵护旅游环境。如此,才能让游客宾至如归。

将心比心才能以心换心,这句话说易行难,考验的是社会管理的大智慧。但俗话说得好,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个冬天,哈尔滨已经为大家“打了个样”,我们有样学样,认真真补齐短板,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下去,就能推动旅游产业迈上新台阶,哪怕没有“泼天富贵”,也必定能“细水长流”。



梅花雪

□邵永裕

赏梅的季节进入永泰,不管走省道,还是高速公路,抑或沿大樟溪逆流而上,皆可感受梅花簇拥的浪漫。从田园到水边,从山脚到山顶,从沿溪到高山,从公园到村庄,雪白的梅花,犹如一个个藏匿于绿丛中的小雪人,和着时令的节拍,探头探脑地不断呈现。大樟溪沿岸尤为壮观,弥漫花白的山峦、坡地,如哈达披身,似玉带缠腰;簇拥着一团团雪白的山谷,如江河奔腾,气势磅礴。水边一簇簇迎风招展的梅花,与水雾相糅,融成轻纱缥缈的曼妙。南方罕见雪的人,把梅花的白幻化为雪的激动,禁不住放声高呼:“下雪啦!”寂寥的山野,似乎在冬眠中被唤醒,持续吐白的蓬勃,焕发出无穷的生机。

永泰梅花,老树新花,年年不同。远看一片洁白,近看花萼有的绿,有的红,花蕊为淡黄色,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花丛中蜜蜂飞舞,芬芳弥漫,清风拂来,花瓣纷飞,如雪花飘落,满地洁白馨香。你若有缘,请得三五老友,在梅林中煮茶品茗,茶杯中盛入的随风飘落的花瓣,会在无声中洒开梅的韵味,沁人心脾。

梅花高洁、坚强、美丽、有傲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写梅咏梅层出不穷。“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宋朝诗人杜耒寒夜煮茶迎客,视一切过往为寻常,唯独钟情窗外月下梅花,诗兴大发,记录生命与梅的情结。清代吴淇诗曰:“奇香异色著林端,百十年来忽兴阑。尽把精华收拾去,止留骨格与人看。”道出了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看似梅花淡,依然对着老梅发幽咽的情怀。爱梅者众,宋代张道洽堪称一绝。梅花盛开的日子,他整天沉迷于梅林,哪怕是一时半会儿的别离,都觉得失落。为了弥补居家不见梅的缺憾,便摘几支

插在瓶子里,写下《瓶梅》颂:“寒水一瓶春数枝,清香不减小溪流。横斜竹底无人见,莫与微云淡月知。”咏梅者别出心裁,有人为颜色而诗。苏东坡《红梅》诗曰:“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王冕《墨梅》诗曰:“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有人针对花期早晚作诗:柳宗元《早梅》,曹彦约《晚梅》。萧德藻《古梅》和白居易《新栽梅》却又关注梅的树龄。连栽种地点不同,诗人也能赋予梅精神内涵,如王适《江上梅》、冯子振《西湖梅》等。梅花因诗人而歌,凌寒争放愈显其冰清玉洁。

自古以来,永泰文人雅士钟爱梅花,从精神到品格,从外表到内涵,品鉴梅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永泰著名诗人卢钊有《雪梅》诗:“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借雪梅争春,写出雪与梅的情趣和理趣。

文人墨客见花抒情,英雄豪杰配梅论道。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永泰也有以梅抒写人生的,比如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林学家,他与弟跟随朱熹研学,学有所得,做了大量学习笔记,朱熹(朱熹孙子)整理汇编《朱文公易说》采用了其许多原始资料。庆元年间(1195—1200年),他与弟林学履归隐,在龙门滩建立书院开堂讲学。此间,他一边种梅赏花自娱,一边教书育人,引得爱梅者聚,吟诗作赋。著有《梅坞集》,今存有《梅花赋》和《西山赋》两篇,留下了与梅相伴余生的情缘佳话。

赏花可近看,而远观更有气势。放眼望去,大樟溪沿岸片片梅林,绕着青山,绕着碧水,令人缱绻。房前屋后,如雪寒风,在黑瓦老墙衬托下,别有一番风情。千山染白,画面逶迤;循水而延,顺山而升。东西百里,花香雪海。

新人新作

静看云卷云舒

□张旭

很早就听闻黄山峰峦峻拔,气势磅礴,松石奇诡,形态万千,号称天下第一奇山,终于在一个冬日的暖阳里我带着徐霞客“登黄山,天下无山”的赞誉出发,奔赴一场与黄山的冬日之约。

置身山脚,想先一睹黄山的巍峨,抬头远眺却只见山中幽幽升起的迷雾妖娆,如烟如纱,随风轻摇,这缕青雾又为黄山平添了一丝神秘与空灵。缆车缓缓冲进山间缭绕的雾中,一路上行,薄雾如仙子的纱裙般,轻抚过窗口。随着阳光照射,山间温度升高,迷雾渐散,忽见天光,衬天地之色,入眼皆是水墨山水之景。

为了等待日出,选择在山中住上一晚,在前往酒店的途中,路遇一处夕阳,霞光透过树梢,星星点点映在青石板上,为游人铺上一条“星光大道”。群山连绵起伏合着落日,云霞,我一路追赶余晖万丈,灼热又绵长。入夜后的黄山,与山脚下有近10摄氏度的温差,山中雾如绵绵细雨,飘浮在空中,一时间分不清是雾还是雨,在户外走上一会儿,便被沾湿了衣襟和头发。

第二天清晨,拾级而上,直奔光明顶,天色还暗,峰顶寒风凛凛。雾深露重,天灰蒙蒙的,连近处的青山也不见了踪影,静候了许久,从未停歇的寒风也没能将云雾吹散,直到日出的时间已过,远处天际已经泛白,终究没等来期盼已久的日出。还来不及为没看到日出而遗憾,就发现路旁的枯枝杂草和古树苍松都结上了一根根细细的冰针,婆娑斑驳的雾凇缀满树梢,一片银装素裹,众人不由得放慢脚步,唯恐惊扰了这一方童话世界。

太阳升起后,温度渐高,山谷云雾升起,又在山间酝酿了一整片云海,偶尔一阵风吹散山谷的愁容,远山隐约露出眉目,云端的山尖犹如一座座孤岛时隐时现,静看云海翻腾,如滚滚洪流,时急时缓,时聚时散,无声地向天际蔓延。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置身其中,让人不舍移目。我想这便是旅行的意义吧,有遗憾也有惊喜,只要你在路上,总会有美景如约而至,兴许上天有意让我拼凑黄山的四季,收集她的朝晴暮雨,而遗憾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

1月新人 张旭,1988年生,福建光泽人,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三。



古驿道的风,把我呼唤
一块块沉默而暗淡的石头
潜在荒草的怀里
家国情怀,倾诉过往
我放眼推开前世的窗
看山下的村庄一地悲欢

古驿道上的标志牌显得那么孤寂
它给了我一个前行的方向
惧怕我在徘徊中迷失
青石板被轮回的时光打磨
伤痕累累

相思岭的传说还在
山下的村庄还在
月夜里的读书声还在
我在古驿道上清静
喊一声,路在脚下
我要诗和远方

过山岭

文山岭,是孩童眼里的大山
山上没有大树遮蔽我的想象
父亲说,快到了
你看,村里的大谷场

我仰望父亲高大的身影
奔跑的风掀起衣裳
到了岭上,山已在我的脚下
踩过峰顶的人,方知
白云护路,长空浩荡

路那么小,我并不慌张
登顶的喜悦是七彩的虹
我与光一起见证过往
路边的野草没有焦虑
我想起橄榄、蚕豆的香
想吃跳跳鱼、海蛎和紫菜汤
我把赞美交给它们
喜欢浓围炉的畅谈
我天真烂漫,不会忧伤
我要燃烧我的快乐
挥洒在乡村小学的课堂

无关风月的日子,总是容易被忽略
我不相思,你不相思
相思岭在相思

古驿道

我迟疑的脚步,轻踩冬阳
岁月流变的古驿道
洒满了历史堆叠的脚印
在无心中打探路的尽头
不知是暮色,还是晨曦

诗路花语

那座山岭

(外二首)

□蓝光

我循着一个传说
在相思岭的山峰间,寻找一声声叹息
将一个爱恨情仇的新词
嵌入高岩的缝隙
轮回的季风冲刷
被岁月沉淀的一阵阵情绪

当年的草屋已被掩埋
回眸中的哀怨尽消
长亭别宴,香尘隔会面
恨不及,情难了
相思岭郁郁葱葱
溪流依旧浸润大地
古驿道荒芜凄乱
当年的足迹
留在了逝去的光里

相思岭的风,清空了前路的花花
抬头不见长空的月亮
低头看尽枯荷满塘
穿越的梦,了无痕
飞驰的人生已无恨

无关风月的日子,总是容易被忽略
我不相思,你不相思
相思岭在相思



(1613年),知县蒋诰捐俸让村民在九岭两侧栽植松树、樟树、枫树、柳杉数百株。同时,鼎革刑罚,允许处笞刑的犯人在九岭栽种松树、枫树以赎罪。以至九岭沿路古木苍天,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沿九岭官道西去15公里是平溪铺。平溪原名“驻马”,大概缘于古代在驿道上奔驰的传邮信使在此驻马食宿。1999年8月,村民在村头的犀牛山修路中挖掘出土了三件新石器时代的

石戈、石铲,可见境内有着数千年的人类活动史。

《寿宁待志》记载,冯梦龙赴建宁府述职,都要“预先行牌传谕,令诛茅辟径”,“一遭天雨,寸步登天,亦付之无可奈何矣”。在建宁府管辖的279年间,曾有76位县令经九岭往返奔走于寿宁与建宁府间。此后,又有多少的学子、官吏、驿使、文人墨客及商贾行走在这一古道之上。当年,官台山银场所产白银大多也是通过这条古道运往京城。饥荒年

代,寿宁先民沿着九岭背井离乡去“上府”(即建瓯、建阳、浦城一带)讨生活。

千古道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又历经多少风霜雨雪。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寿宁县划归福宁府。自此,寿宁行政重心南移,逐步形成以“车岭”为标志的官道,从寿宁县城经斜滩往福安至福宁府,“偏道”也就成了“正道”。

车岭修建时间大概是明景泰至成化年间(1450—1487年),自海拔176米的斜滩山田村开始,至车岭头745米,落差达569米。山岭陡峭,蜿蜒盘旋,除了岭亭引道稍平缓,无一节平路,酷似天梯直上云霄,峰高触云,恍若“去天五尺”,取名“车岭”,亦有“车岭车上天”之说。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知县戴镗为防患患设立“车岭关”,为东南路第一险峻处,有匾曰:南门锁钥。沿岭有4亭2泉,岭边遍植枫松。知府李拔赋诗:“车岭岩岨高接天,白云生处涌清泉。漫言一勺消炎暑,还剩青腴溉浦田。”岭头石壁有嘉庆十七年(1812年)郭官魁题的“岭峻云深”摩崖石刻。登上车岭,伫立岭头亭前,观赏寿宁第一瀑百丈深瀑布,顿生“二三星斗胸前落,百十峰峦脚底生”的惬意。

逶迤古道逐云升,踏破风霜不计程。不甘贫穷落后的先民们沿着崎岖的车岭古道和蜿蜒曲折的长溪走出“地僻人难到,山高云易生”的大山,走向大江南北。

如今,路网建设四通八达,古道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静静地隐匿于时光深处,但行走古道的艰辛更坚定了大山儿女勇往直前的步伐。

心灵驿站

古道

□缪淑秀

